

文學山房叢書

(民國)江杏溪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雕菰集卷十四

江都焦循著

復江艮庭處士書

循謹復艮庭先生足下循所爲羣經宮室圖一書乃庚戌年授徒深港時所作旣而病嘔血醫者以爲中死法同學及門人輩以此付刻原稿於正書中偶雜古體當時未及改正至今頗悔之顏黃門陸博士所言皆通論也昨接台札指摘是書俚俗之字承教感謝之極其太俗如尊所斥者當檢出改之爾又來札稱鄙作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循欣愧

無地叩頭叩頭又蒙於書中言位宁榮雷門臬三條細
加訂正不吝教誨夫人新著一書閱者翻一二葉卽置
去非覆醬瓿卽飽蝨腹先生不以循爲淺陋屈意終覽
示以可否誠今之古人不勝敬服循承教令更詳之因
復取經文傳注及先生之言合諸予心三閱晝夜終難
釋然不敢不復諸長者循易鄭君榮雷之說者所以明
四雷非四阿引喪大記明諸侯有榮引斯干詩者明天
子有榮蓋榮與雷天子諸侯皆有惟四阿天子有之諸
侯則無鄙意篇中甚明著然此條易鄭義不敢向先生
多辨也朝中爲延宮中爲庭二字自別說文又云廂中

庭也宋廂爾雅爲梁棟之名則此庭指屋內言儀禮射

聘喪祭等禮皆言中庭皆指階下無屋處言則中庭爲

中廷之通借如盤庚之廷作庭也凡朝中俱謂之廷則

不獨燕朝有中廷卽不獨燕朝之中廷左右謂之位邵氏

爾雅正義云凡治朝外朝羣臣皆以廷之左右爲位若宁爲門屏之間與朝亦別

當宁者負宁而立猶當展爲負展也君背宁立於門外

臣向宁立於廷之左右非謂門屏之間爲治朝也人君

宁立處爲宁方百步爲朝混之爲一似非古訓諸侯內屏在路

門內則自屏至應門中隔一路門解門屏之間舍路門達取應門遂以爾雅門屏之間一語專屬諸侯於天子

乃不得不改爲應門路門之間論語過位包與孔兩家自

異不可強合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卿朝於治朝是治朝有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然則過位之位鄭氏正指治朝臣位言其鄭氏亦有誤乎君方下車而過孔子之色勃足躍可無疑也一臬二臬判自孔賈所以斷爲二臬者正以鄭氏王藻注與賈氏合也王藻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楨與臬之間士介拂楨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來臬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無疑鄭又申

明雁行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令大夫士亦隨介拂臬則嫌於相沿故一中棖臬之間一拂棖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王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間棖與臬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然此猶不足以定鄭氏兩臬之指惟下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語卽發明不相沿之義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旣拂臬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卽棖臬

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若謂獨行不
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
踰君之迹恐非鄭氏義也循易鄭氏處先生辨之不敢
多辨惟以先生遵鄭之故轉至違鄭是則急急欲與先
生共議者矣循學無師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
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
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
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
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以負盛
意立言無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右賈氏兩泉之圖

右孔氏一泉之圖

復蔣徵仲書

接來札知用力於論語之學甚勤僕向亦嘗用力於是
 經爲論語問答記二卷所說過位及立不中門二條已
 舉其大略入羣經宮室圖中去年夏間江良庭先生書

來辨此二條之誤僕當以書復之秋末又有書來僕念
草野著書各信所是非可用以相攻詰遂受之不復置
辨然而私意則辨之久也請錄與足下參之按諸經之
言位者如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子一位此別爲一義若
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
之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位亦屬
泛言惟爾雅與寧並舉則訓曰中庭左右說文亦以中
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實有其地可指論語言中門言
闕言堂言階均以地言則此過位之位當亦必以實有
之地言非泛說也君所立門屏之間自名寧不名位故

曲禮疏引鄭氏論語注亦以卿位爲言眞至當不可易
獨包氏以爲君之空位夫舍中庭左右之訓則位皆泛
指何以專屬於君空位之稱尤非典要僕爲宮室圖時
實未見鄭氏此注後檢得之深喜已說之有所合繼又
見陳用之禮書亦如此說益幸鄙見之不孤也孔氏謂
門有一臬賈氏謂門有二臬考王藻旣云君入門介拂
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
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
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
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臬間爲

中門主君與卿擯夾臬賓君與卿介夾臬主與賓並白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棖臬之間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沼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王藻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臬之間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臬之中央言棖臬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臬之中央無以見其卽爲棖與臬之間皇崔之說蓋以鄭言棖臬之中央爲王藻棖與臬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然非以主賈之故因強鄭注以就之也旣細揆諸王藻聘禮兩注又細衡言中央言間之別且以經文求之觀說文半門爲戶兩

戶爲門是兩楹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啟閉者謂之闔
又謂之扉梲則所以介此門者曰中門則中於門矣曰
中楹梲之間則中於楹梲之間矣曰闔門左扉立於其
中則居扉之中矣經文分明可見有時謂之門中猶不
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梲西闔外聘
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
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不
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
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楹與梲之間可
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

中庭僕嘗因西堂下之名而定西堂之所在因東夾南之名而定東夾之所在是可因門與棖臬之名而辨中門之非棖臬間也王藻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與士喪禮闔門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同明云闔門左扉可知扉屬於門而不可冒門明云闔扉立於其中則中屬於扉而不可以冒中門注云明堂門中此亦泛言未見其以門爲扉以扉中爲中門也江公引闔門左扉以證一臬故明辨若此僕於鄭注每不肯舍心之安以強爲附和使曲禮注眞如皇氏之說亦必舍此而不從今揆夫言中夾與言間言棖臬之中央與言棖與臬之間終有不同

故不敢詆之耳

皇氏亦止言根臬之中央但言君在願臬東賓在臬西則是以門止一臬也

察而正之江公處不復與辨恐徒滋口說也

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張太史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敖繼公儀禮集說敖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趙宋時說經者以夾室夾於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既依鄭氏爲圖以夾室置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注而用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敖義矣生千載後推求千載以上之制度名物第就經文字句間審之未

必其卽合也我之所審者如此彼之所審者如彼互有精粗而不必其相軋也循向爲羣經宮室圖始亦就前人已成之圖求之以其與經文字句有不合遂改訂爲今圖東夾南東夾北之名明見公食大夫禮如江慎修戴東原之圖則不復有此兩地故別擬爲圖惟東堂向東而夾室在其西乃有夾南夾北之地鄭氏以夾在東堂之北堂在東夾之南鄭注特牲饋食固以夾北在房矣而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則宜是在東堂北近夾室之處乃當時大夫則立於階下其於夾也尙隔一東堂何不云東堂南乃云東夾南則夾固不在堂之

北堂固不在夾之南且西堂下旣當西壁則西堂自面
西壁爲是西堂如是東堂可知東堂旣面東壁則夾在
其西於是南指堂下無所隔而得稱夾南北當東房得
稱夾北依是爲圖庶於經文爲合而非敢謂古之夾室
定如是也學者果能位置夾南夾北而無所隔則原不
必定如鄙擬之圖也鄭氏亦疑於是而云西堂西夾室
之前近南耳又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
堂意以夾與堂爲一物在北爲夾之室近南爲夾之堂
則堂亦可有夾名以是周旋夾南之名耳而於夾北之
在房中則未有他議張太史依敖說以夾北置於北堂